文錄

浩然齋雅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錄

唐庚撰

本館據陽山顧氏
文房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文錄

宋　眉山唐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出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

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司馬遷敢亂道。郤好。班固不敢亂道。郤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矣。

三謝詩。靈運爲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

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尙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杜子美秦中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爲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絕唱也。予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閒中所得句也。

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閑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

東坡詩。敍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灾。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謝固爲綿州推官。推官之廨。歐陽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宜搜竟夕。僅得句云。卽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韓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杜子美祖木蘭詩。

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挹江海以揭焚。焚收而溺至。引鴆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鬬深嚴。予亦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

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近世士大夫習爲時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強。余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王荆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文選三賦。月不如雪。雪不如風。

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遂定遠。燕頷飛虎頭。或云。結、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頸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重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

關子東一日寓辟癰。朔風大作。因得句云。夜長何時旦。苦寒不成寐。以問先生云。夜長對苦寒。詩律雖有到對。亦似不穩。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藥中要存性也。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知何人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効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南征時賦。廓舒而浩蕩。復收斂而淒涼。詞雖不工。自謂曲盡南遷時情狀也。

讀退之羅池廟碑。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輒流涕有感。

樂府解題。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餘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正用資以爲詩。是也。

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

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宣和元年。行父自錢唐罷官如京師。眉山唐先生同寓於城東景德僧舍。與同郡關注子東日從之遊。實聞所未聞。退而記其論文之語。得數紙以歸。自己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歸還朝。得請宮祠。歸瀘南。道卒於鳳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舊所記。更兵火無復存者。子東書來屬余追錄。且欲得僕自書。云將置之隅坐。如見師友。衰病廢志。十不省五六。乃爲書所記。凡三十有五條。先生嘗次韻行父冬日旅舍詩云。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杯頻。桂玉黃金盡。風埃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又次留別韻云。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鴛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敍舊。好詩乍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纍纍冢臥麟。力請宮祠知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蓋絕筆於是矣。集者逸之。故併記云。三月癸巳。餘行強行父幼安記。

夷白齋舊本重雕

浩然齋雅談

周密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浩然齋雅談目錄

卷上
六十七條
卷中
一百四條
卷下
二十六條

臣等謹案浩然齋雅談、宋周密撰。密所著書凡數種。其癸辛雜識、新識、後識、續識、齊東野語。皆記宋末之事。雲煙過眼錄皆記書畫古器。今並有刊版。其澄懷錄、續錄則採輯清談。志雅堂雜鈔則博徵瑣事。今惟鈔本僅存。千頃堂書目載密所著。尚有浩然齋視聽鈔、浩然齋意鈔及此書。而皆無卷數。藏弆之家。亦並無傳本。惟此書散見永樂大典中。其書體類說部。而所載實皆詩文評。今搜輯排纂。以攷證經史評論文章者爲上卷。以詩話爲中卷。以詞話爲下卷。各以類從。尚裒然成帙。密本南宋遺老。多識舊人舊事。故其所記佚篇賸闕。什九爲他書所不載。朱彝尊編詞綜。厲鶚編宋詩紀事。又與符曾等七人編南宋雜事詩。皆博採羣書。號爲繁富。而是書所載故實。亦皆未嘗引據。則希覯可

知矣。其中攷證經義。如解詩巧笑倩兮。疑口輔當爲笑靨。而不知類篇面部已有此文。解易井谷射鮒。以鮒爲鰌。不知說文鰌字本訓烏鰍。後世乃借以名鮒。羅願爾雅翼辨之已明。如斯之類。于訓詁皆未免稍疎。然密本詞人。攷證乃其旁涉。不足爲譏。若其品騭詩詞。則固具有深識。非如阮閱諸人。漫然蒐輯。不擇精粕者也。宋人詩話。傳者如林。大抵陳陳相因。輾轉援引。是書頗具鑒裁。而沈晦有年。佚而復出。足以新藝苑之耳目。是固宜亟廣其傳者矣。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庶吉士臣王汝嘉

浩然齋雅談卷上

宋 周密撰

井九二。谷射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蟇。或以爲蛙。或以爲蝸。攷之韻書。鮒、扶句切。鰿魚也。然鰿、鯽、鰭三字並同子亦切。注云。鮒也。蓋今鯽魚耳。莊子涸鮒注。亦以爲鯽魚。然今世有魚如鱔。四鬣巨口。善食水蟲。故人家井內多畜之。俗呼爲鱣。得非井卦所指者乎。

詩。先集維霰。補注云。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米。然稷雪、米雪字甚奇。

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注曰。好口輔也。大招述婦人之美。亦有靨輔奇牙之語。可謂善于形容。後人雖極言女色之美。無所不至。乃獨不及于口輔。何耶。輔豈俗所謂笑靨者乎。

蹇修以爲理。朱元晦云。謂爲媒者以通詞理也。下文理弱而媒拙。則云恐道理弱。似與前說異。按九章。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亦以媒理對言。左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行使也。復奚疑。

眞文忠初字景元。樓攻媿語以明元無義。遂易爲希元。然俞淸老嘗名軒曰景陶。山谷曰。景陶名未佳。詩云景行。景、明也。魏、晉間人所謂景莊景儉等。自有一人誤用。遂以相承謬耳。按詩景行注云。景、明也。其義以明行行止。謂有明行則行之。初無企慕之義。然孝經序亦用景行先哲。而近世洪文敏兄弟皆以景爲

字何耶。顧第弗深攷耳。

前輩闢浮圖修崇之說甚衆。獨南豐之說最爲簡明。彌陀閣記有云。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至于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亦隨而進。又答黃漢傑書云。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于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無以導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將舍浮圖何適哉。又云。如使周禮尙行。朝夕朔月半薦新。啓柩祖遣有奠。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時歲皆有禮以行之。哀情有所洩。則必不暇曰七日。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齋也。然歐公本論亦有此意云。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廢闕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民矣。

昔人有言。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所述官爵侍御賓客之盛。皆不過數語。至于說聲色之奉。則累數十言。或以譏之。余謂豈特退之爲然。如宋玉招魂。其言高堂邃宇。翠翹珠被。畋獵飲食之類。亦不過數語。至于蘭膏明燭華容備。二八侍宿射遞代。九侯淑女多迅衆。盛鬋不同制。實滿宮。容態好比順。彌代。弱顏固植。饗其有意。姱容脩態絙洞房。蛾眉曼睩目騰光。靡顏膩理遺視聯。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娭光眇視目曾波。被文服纖麗而不奇。長髮曼鬋豔陸離。二八齊容起鄭舞。以至吳歈蔡謳士女雜坐亂而不分。又大招亦云。朱脣皓齒嫭以姱。比德好閒習以都。豐肉微骨調以娛。嫮目宜笑蛾眉曼。容則秀雅稺朱顏。姱脩滂浩麗以佳。曾頰倚耳曲眉規。滂心綽態姣麗施。小腰秀頸若鮮卑。易中和心以動作。粉白黛黑施芳澤。

青色直眉美目面。靨輔奇牙宜笑嗎。豐肉微骨體便娟。皆長言摹寫。極女色燕昵之盛。是知聲色之移人。古今皆然。戲書爲退之解嘲。案此條永樂大典原本曼睩之睩誤作錄。鬷陸下行麗字今據楚辭校正。其引招魂節去些字。引大招節去只字。悉仍之。

涪翁云。章子厚嘗言。楚辭蓋有所祖述。初不謂然。子厚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攷之信然。

日與月合則長明。性與命合則長生。又日在天曰明。明者日月之橫。合在世爲易。易者日月之從。合在人爲丹。丹者日月之中合。此海瓊語也。

孫景茂云。太公八十遇文王。今世皆以此藉口。九辯乃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而東方曼倩則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用于文、武。馬永卿嘗疑焉。然香山詩乃云。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不知又出何書也。

蘇仲虎侍郎藏東坡所書富文忠神道碑眞跡。前後諸名人題跋極多。獨周文忠爲之壓卷。云富文忠之使遼。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蘇文忠之翰墨。所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也。大雅烝民。茲可無愧。富公孫樞密、蘇公猶子侍郎皆題名卷末。抑所謂臧孫有後于魯者。

戴岷隱論蕭望之曰。夫小人之害君子也。必深明其情。而後用其術。故攻其所惡。犯其所忌。中其所不欲。而致其所不樂。其柔仁朴厚也。或憾之。其廉潔自喜也。或汙之。其剛果卞急也。或激之。多方以誤之。百計以困之。逼之辱之。以致其必死之術。有如君子一不能忍。而決于速死。則小人之計中矣。呂伯恭亦云。君

子必有堅忍不拔之操。然後小人不能犯吾之所忌。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何其多端也。遇人之介者。則必辱之。遇人之廉者。則必汙之。遇人之剛者。則必折之。遇人之直者。則必誣之。蓋介者不受辱。廉者不受汙。剛者不受折。直者不受誣。凡此皆君子之所忌也。小人知君子之所忌而直犯之。君子不知而墮其計。大則死。小則亡。前後相望。可不爲大哀乎。二說眞能盡小人之情狀。有不期同而同者焉。孝宣于儒生無所用。獨用蕭望之。觀其始終方拙。非能自撓以求合者。特以其于霍氏立同異故耳。士君子之經世。非曰委蛇曲從。爲終始牢固之術。然而變化詘伸。自當兼通義命。望之當孝元初。天下事在掌握。既不能輔贊裁成。同歸于道。及其潰敗。又不知推委興廢。以禮而止。隄壞防決。無所措躬。卒就死地。而陷孝元爲不辨菽麥之主。班固乃哀其爲便嬖宦豎所圖。不知自古小人。何嘗一日不欲勝君子。豳詩歌周公。固殆未之學也。王宣子在上庠日。與程泰之善。暇日因及代言之體。要當溫純深厚。如訓誥中語。始爲王言。吾儕異時秉筆。當革近世磔裂之弊。二十年後。宣子帥潭。泰之以少蓬攝外制。爲詞云。荆及衡陽。自北而南。十國爲連。連有帥。地大民衆。疇咨俾乂。厥惟艱哉。以爾有猷有爲有守。率自中。寬而有制。剛而無虐。庸建爾于上游藩輔。往哉惟欽。惠困窮。若保赤子。明乃服命。若網在綱。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則予一人汝嘉。且寓書于宣子曰。疇昔之約。今其踐矣。陳氏耳擇集所載以爲芮國器。非也。

韓平原南園既成。遂以記屬之陸務觀。務觀辭不獲。遂以其歸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滿溢。勇退之意甚婉。韓不能用其語。遂致于敗。務觀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對太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莊兼外制。行詞云。山

林之興方適。已遂掛冠。子孫之累未忘。胡爲改節。雖文人不顧于細行。而賢者責備于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寖躋膴仕。功名已老。瀟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豈謂宜休之晚節。蔽于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于前輩。高風勁節。得無愧于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爲之慨歎。二疏既遠。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來歸。朕豈忘善養之道。勉圖終去。服我寬恩。此文已載于嘉林外制集。或以爲蔡幼學。或謂出于馮端方。皆非也。

劉原父云。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哉。東坡亦曰。今夫人之一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于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兩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二說如出一轍。

蘇明允辨姦。嘗見直齋陳先生言。此雖爲介甫發。然間亦似及二程。所以後來朱晦菴極力回護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要遺形骸。離世俗的規模。要知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爲姦。恐不然也。又云。每嘗嫌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之語過當。而今見得亦有此等。其辭甚費也。

子厚有答人書云。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又書云。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亦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

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此二書皆在元和四年時。子厚年三十七。後十年。當元和十四年。子厚卒。年止四十有七耳。所謂數十寒暑。三十年客。竟不酬初志悲夫。

昔有問王介甫。佛家有日月燈光佛。燈何以能並日月。介甫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之所不及。東萊博議論史官亦云。昧谷餞日之後。暘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之目瞽矣。亦用介甫意。然皆本之莊子。月固不勝火。郭象注曰。大而闇。不若小而明。東坡曰。陋哉斯言。爲更之曰。明于大者必晦于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于火也。然卒之火勝月。月勝火耶。

坡翁九成臺銘云。使耳聞天籟。則凡有聲有形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弦。又云。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楊龜山乃謂子瞻此說。以江山吐吞。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鳴號。爲天籟。此乃莊子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故讀之者或未察耳。予嘗因其語以攷莊周之說云。南郭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者。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郭象注云。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卽衆竅比竹之屬。若如所注。則所謂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非天籟而何。不知龜山又以何物爲天籟乎。漫書以俟識者。然東萊云。東坡九成臺銘。實文耳而謂之銘。以其中皆用韻。而讀之久乃覺是其妙也。

坡翁策斷。謂語有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窶藪二字出漢書。楊惲傳云。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

銜簍藪也。注云。簍藪、戴器也。以盆盛物戴于頭者。則以簍藪薦之。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所以不容穴。坐銜簍藪自妨。故不得入穴。簍音貧。簍之簍。藪音數。物之數。上其羽切。下山羽切。案此條多脫誤字。今據漢書傳注校正。

龍眠畫五馬圖。宋青老人曾紆公卷跋之曰。元祐庚午歲。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于酺池寺。魯直時爲張仲達箋題李伯時畫天馬圖。魯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廄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駿精魄。皆爲伯時筆端取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魯直除籍徙宜州。過余瀟湘江上。因與徐端國、朱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之所親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笑曰。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將漕兩浙。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汎舟訪劉延仲于眞如寺。延仲遽出是圖。開卷錯愕。宛然疇昔。撫掌念往。逾四十年。憂患餘生。歸然獨存。彷徨弔影。殆若異身也。因詳敍本末。不特使來者知伯時一段異事。亦魯直遺意云云。按畫殺滿川花。亦當時一段異事。而傳記所不載。紀詠所不及。何耶。豈是時方以獲罪爲懼。諱不敢言耶。王逢原嘗賦韓幹畫馬云。傳聞三馬同日死。死魄到紙氣方就。豈前世亦有此事乎。

李易安紹興癸亥在行都。有親聯爲內命婦者。因端午進帖子。皇帝閤曰。日月堯天大。璿璣舜歷長。側聞行殿帳。多集上書囊。皇后閤云。意帖初宜夏。金駒已過蠶。至尊千萬壽。行見百斯男。夫人閤云。三宮催解纓。妝罷未天明。便面天題字。歌頭御賜名。時秦楚材在翰苑。惡之。止賜金帛而罷。意帖用上官昭容事。

前輩公主制云。瓊華在著。已戒齊風之驕。粉水疏園。莫如徐國之樂。晏公類要亦用粉田事。蓋亦脂澤湯沐之意也。若駙馬則以何晏事稱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彥爲粉昆。以其爲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爲粉爹。益可怪。

劉潛夫、王實之平昔論交最深。且意氣不相下。實之蹭蹬。凡六爲別駕。其爲吉倅。適潛夫宜春之麾與之相先後。潛夫開宴爲餞。且侑之樂語。有云。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盃冷炙悲辛之態。又云。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而酤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典。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驥而爲別駕。長官分席。歎無蟹而有監州。極摹寫之妙焉。既而實之報席。亦有侑語云。七年三出使。山岳漸見動搖。十載六監州。風月不禁分破。陌上歌採桑曲。惱殺羅敷。觀中賦種桃詩。壓倒夢得。梅花入句。如何遜之在揚州。薏苡滿船。如伏波之歸交趾。忌名下人。棄沅芷湘蘭而不佩。漏禁中語。覺階薇砌藥之無情。皆能抓著癢處也。

葉隆禮士則謫居袁州。袁之士友醵酒以招之。蜀士張汴朝宗作樂語一聯云。掃地焚香。有蘇州之雅淡。仰天拊缶。無楊氏之怨傷。士則大稱之。

水心翁以抉雲漢分天章之才。未嘗輕可一世。乃于四靈若自以爲不及者。何耶。此卽昌黎之于東野。六一之于宛陵也。惟其富贍雄偉。欲爲清空而不可得。一旦見之。若厭膏粱而甘藜藿。故不覺有契于心耳。昔吳中有老麋丈。多學博記。每見吳仲孚小詩。輒驚羨云。老夫纔落筆。卽爲堯、舜、周、孔、漢高祖、唐太宗追

逐不置。君何爲能脫洒如此哉。卽水心取四靈之意也。

臨江丁熺乙丑諒闇牓第四人。爲他恩例所壓。抑居第八。授永州教。章采代爲作啓謝辨章云。諸公袞袞。皆自下以升高。一介休休。獨瞻前而忽後。羣玉亟稱于賈。改隆與節推。

晏殊嘗進牡丹詩表云。布在密淸之囿。密淸二字。人多不曉。蓋用東京賦中語。京室密淸。罔有不韙。

王宣子守吳。幕僚投啓有云。仲舒裒然舉首。豈久相于江都。望之雅意本朝。姑暫居于馮翊。宣子喜之。舉以京剡。楊廷秀以大蓬漕江東。其屬亦有啓云。斯文之得喪在天。領袖素尊于海內。賢者之出處以道。旌旗已至于江東。公亦欣然刻上。

史直翁丞相表語云。侵尋歲月。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又李淇水謝戶書云。補報朝廷。本末無萬分之一。因循歲月。甲子已六十有奇。

霫中有游士春時誤入趙孟蟻之園者。案趙孟蟻之蟻。原本誤作蟻。今據宋史宗室表改正。爲其家幹僕所辱。訟之于官。郡守趙必槐德符治之。士子以啓爲謝云。杜陵之廈千萬間。意謂大庇寒于天下。齊王之囿四十里。不知乃爲穽于國中。

劉自之被召試。用盧齋趙以夫之薦也。旣而爲庸齋趙汝騰所激。于是以盧鉞威仲補其選。盧以同里之嫌辭之。云楚亡弓。楚得弓。難泯同鄉之迹。漢刻印。漢銷印。初何反汗之嫌。卒辭之。又蕭振再知四川。趙莊叔行詞云。刻印銷印如轉圜。朕嘗虛己。失馬得馬如反掌。卿勿容心。

宣和間。尚書新省成。車駕臨幸。時宰命一時朝士能文者各擬謝表。獨林子中者擅場。其一聯云。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黃道初經。旁及積星之位。

嘉定間。寶謨閣學士許奕病篤。口占遺表云。臣非衰病。偶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則以疾而爲諱。及鍼砭已窮之後。醫遂束手而莫圖。靜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固知養患成禍。豈惟理身則然。苟能疏藥預防。以之醫國亦可。蓋指近事以爲身喻也。乾道間。胡周伯尚書亦云。賈誼號通達國體。大痛蹙盭。類辟病痱。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虛。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遂。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咎已往半存之身。常凜凜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遂者。恍市道之說。售嘗試之方。湯熨砭石。雜然而進。使誼復生。必慮中風至再。至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蓋本呂獻可乞致仕表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蹙盭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所未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退政。三公之論。實祖誼云。

開慶間。馬華父制置江閫日。嘗于青溪建祠以祀先賢。斷自吳泰伯以下。凡四十一人。皆嘗仕若居若遊于此者。獲與焉。蓋華父之祖。亦嘗仕于昇。故也。祠成。命馮可遷贊之。其贊馬公末語。有爾祖其從與享之句。或摘以爲譏。華父遂去。乃祖之祀焉。或謂劉子澄清叔與華父有宿憾。授意于馮云。

王似賀太常丞兼翰林權直一聯云。白也無敵。雅宜翰林供奉之才。赤爾何如。暫習宗廟會同之事。又賀司業除翰苑云。國子先生。晨入大學。翰林學士。夜對禁中。

王珪行郝質殿最制云。曾無夜鼙之譁。自得剛牙之重。周禮地官。凡軍旅夜鼓鼙。千歷切。注云。戒守鼓也。

張孝曾之父少師與洪忠宣久陷金國。其後獲歸。而終身爲秦檜之所抑。近世陳容公儲跋其墓碑云。流離區脫。視死如飴。君子有性焉。不謂命也。絕漠來歸。忠不見錄。君子有命焉。不謂性也。暨檜殞金亡。忠宣、少師二公如生。故曰。知性與命。則知天矣。

建炎末。柔福帝姬自北歸。朝廷封爲福國長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高世榮。汪浮溪當制云。趙城方急。魯元嘗困于車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于禁臠。可謂善用事。

楊大年云。觀書百行須中程。漢刑法志。夜理文書。自程決事。日懸石之一。注云。懸稱也。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

唐僧齊己有白蓮集。爲風騷旨格。所與遊者。吳融、鄭谷。皆晚唐人也。杜詩所稱己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決非此己公明矣。

劉平國戲題云。選詩非選官。論詩非論人。故若耶女子。天竺牧童。皆得預唐名公之列。

詩文中有摘人姓名一字而言者。如班固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兮。以王莽字巨君。重醉行而自耦。重乃重耳。李白扶風豪士歌云。原、嘗、春、陵六國時。蓋四公子也。杜詩用揚、馬。則雄、相如也。卿、雲淵、雲。則長卿、子

雲、王褒也。東、馬、則方朔、相如也。如葛亮、馬相如等甚多。亦有礙理者。然論語吾友張也。舜典伯汝作秩宗。蓋亦有所本也。

赤壁賦謂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此蓋用莊子句法。自其異者而眡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而眡之。萬物皆一也。又用楞嚴經意。佛告波斯匿王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于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生滅。不變者元無生滅。

周子充作定光菴記。佛以懸日照三千大千世界。顧豈滯于方。然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躔度必有所舍。其明難與佛等。乃全用東坡奉安神宗書閣祝文語也。

東坡赤壁賦多用史記語。如杯盤狼藉。歸而謀諸婦。皆滑稽傳。正襟危坐。日者傳。舉網得魚。龜筴傳。開戶視之。不見其處。則如神女賦。所謂以文爲戲者。

東坡云。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于食龍肉也。而僕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知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眞飽也。不知君所得者果何也。

甫里有杞菊賦。東坡有後杞菊賦。張南軒有續賦。夏樞密亦有續賦。亦各有意。

薛夢桂、字叔載。號梯飆。永嘉人。父大圭。紹熙間上書乞立儲。在趙忠定諸人先。叔載擢高科。通京籍。風度

清遠。所居西湖五雲山。曰隔凡關。曰林壑甕。通命之曰方厓小隱。諸名士莫不納交焉。儷語古文。詞筆皆灑落。不特詩也。

張建自號蘭泉。其論詩云。作詩不論長篇短韻。須要詞理具足。不欠不餘。如荷上灑水。散爲露珠。大者如豆。小者如粟。細者如塵。一一看之。無不圓成。始爲盡善。

高復古嘗謂學者云。胷中無千百家書。乃欲爲詩。如賈人無資。終不能致奇貨也。

宋之文治雖盛。然諸老率崇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水心葉氏云。洛學興而文字壞。至哉言乎。

石林詞。誰採蘋花寄與。又悵望蘭舟容與。或以爲重押韻。遂改爲寄取。殊無義理。蓋容與之與自音豫。乃去聲也。揚子雲河東賦云。靈輿安步。風流容與。注。天子之容服而安豫。與讀爲豫。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與。注。閑舒。皆去聲。

姜堯章鐃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辭峻潔。意度蕭遠。似或過之。

士大夫辭榮固是美事。然有不當辭而辭者。至于不肯磨勘。甚而批毀印歷。而世以爲高而效之者。皆非中道也。司馬公辭樞密副使章有云。臣自幼時習賦論策就試。每三年一次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乎。蓋天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也。此爲古今至論。今所謂喋喋辭免者。安知非飾詐邀名哉。德祐未大臣。則又

有以辭榮而避難者。此尤不足道也。

坡翁謂陳師仲曰。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此說極佳。故王筠以一官爲一集。楊大年亦然。所著有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海陽、蓬山冠鼇辭之類。簡齋所謂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沙頭。是也。

史達祖邦卿、開禧堂吏也。當平原用事時。盡握三省權。一時士大夫無廉恥者。皆趨其門。呼爲梅溪先生。韓敗。達祖亦貶死。善詞章。多有膾炙人口者。李和父云。其詩亦間有佳者。

李文饒退身論云。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若舍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已。嗚呼。其言亦哀矣。

宣律師嘗夜夢神人燒香供養。香氣與世間不同。因問曰。此何香。答云。西天棘林中香。案彥天棘事。蔡夢弼注杜甫詩。嘗引之。此條必攷證甫詩。而傳寫佚其後半。

周益公嘗戲作賀冬啓云。數九九而哦詩。自憐午瘦。辦多多而有酒。驟覺冬肥。

林子善家藏崔懿畫龜甚佳。朱希眞作贊曰。骨爲裘褐。氣爲餼饘。孰令汝壽。惟蟲知天。他日碧波蓮葉上。不知誰見小如錢。

蔣重珍伯父能禪。其亡也。重珍祭之以文云。不必輕生前以爲空。不必重死後以爲實。此語極有味。

周子充云。文章有天分。有人力。而詩爲甚。才高者語新。氣和者韻勝。此天分也。

世言李泰伯不喜孟子。而所賦哀老婦詩云。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軻書。何耶。

正則作呂君用誌。形容其儉以起家之意云。一扇十年。尙補緝之。道遇墜炭數寸。亦袖攜以歸。亦近乎薄矣。

天聖中。吳咸爲殿中丞。吳中所居有紅梅閣。蓋吳有愛姬者紅梅。因以名閣。又作折紅梅詞。

菖蒲花難見。而古語也。見玉臺新詠載西曲歌烏夜啼曰。石蒲花可憐。閣本不字。識南史亦載張皇后宋人詩詞有用此典者。故密引古語證明出處。而傳寫佚其後半。

浩然齋雅談卷中

白傅詩。天黃生颶母。雨黑長楓人。案此白居易送客遊嶺南詩原本誤作太白詩雨字誤作雷今校正。注云。颶母如斷虹。有大風卽見。楓人因夜黑雲雨暗長數丈。比見李仲賓云。往年在東平。舟夜行。殘夜微月。擁篷眺望。忽有黑雲起天角。漸成巨人。其長數十丈。掉臂闊步行水上。掠舟而西。一舟皆驚魘。羣起視之。其去如飛。得非所謂楓人耶。

對偶之佳者曰。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臺榭東風軟。花壓欄杆春晝長。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梨園子弟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數聯皆天衣無縫。妙合自然。

昌黎之貶山陽。遇順宗卽位赦。以伾、文之黨尙熾。不得放還。其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縻。不得供俎豆。又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厓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翼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歸有日眉方開。其情亦可憐矣。大抵小人專政。安肯以恩赦放逐客。懼恩不及己故也。

岑嘉州赤驃馬歌云。平明翦出三鬣高。樂天亦云。馬鬣翦三花。所謂三花者。蓋唐御馬多翦鬣爲三瓣。李伯時常畫三鬣馬圖。余少日觀御馬。有翦作山水人物花鳥之像。甚精。一時所尙如此。蓋不止翦三鬣也。

孟郊云。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暉。案孟郊遊子吟。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蓋傳本有異。此語關綱常。非唐詩人語也。至東坡詩云。微生眞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其言尤悲。東萊于蓼莪章

云。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皆祖郊之意也。

少陵嘗果栗歛開。歛或作雛。周繇賦云。開栗弋之紫歛。貫休詩云。新蟬避栗歛。又云。栗不知歛落。按集韻。歛、側尤切。草紋蹙也。卽栗篷耳。案廣韻。歛。初絕切。音劉。謬也。無側尤切平聲。攷貫休集。作栗歛。注栗篷也。字从皮。不从欠。據此則歛當作歛。草紋亦當是革紋之誤。又案貫休詩。以栗歛對蕎殼。固當作歛。杜詩本作栗圓。以對樵徑。則又不必改作栗歛矣。今就原文訂證之。

杜詩喜用懸字。然皆絕奇。如江鳴夜雨懸。侵籬澗水懸。山猨樹樹懸。空林暮景懸。當空淚臉懸。獼猴疊疊懸。疎籬野蔓懸。複道重樓錦繡懸。

白傅詩云。曾家機上聞投杼。尹氏園中見掇蜂。但恐恩情生罅隙。何人不解作江充。小坡思子臺賦云。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減吾之蒼舒。皆深中人情。

李商隱詩云。咸陽宮殿鬱嵯峨。六國樓臺豔綺羅。自是當年秦帝醉。不關天地有山河。末句殊不可曉。南昌裘聞詩以爲秦帝合作天帝。天地合作秦地。事在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帝悅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爲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李善注。若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志林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列仙贊云。秦穆受金策。祚世之業。史載秦地雨金三日。金誤隕其是耶。嗚呼。天帝果有時而醉乎。

李商隱晉元帝廟云。青山遺廟與僧鄰。斷鏃殘碑鎖暗塵。紫蓋適符江左運。翠華空憶洛中春。夜臺無月照珠戶。秋殿有風開玉宸。弓劍神靈定何處。年年春綠上麒麟。案此詩李商隱集不載。未詳所據何本。疑姓名有誤。

東坡詩喜用竭來字。竭來東觀棄丹墨。長陵竭來見大姊。竭來城下作飛石。竭來畦東走畦西。竭來從我遊。竭來齊安野。竭來清潁上。竭來廉泉上。其用字蓋出于顏延年秋胡詩竭來空復辭。所用之意同耳。

坡翁嘗作女觸髏贊云。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著便成一片。其後徑山大慧師宗杲亦作半面女觸髏贊云。十分春色。誰人不愛。覷此三分。可以爲戒。甫成四句。忽若有續之者云。玉樓清夜未眠時。留得香雲半邊在。吳君特嘗戲賦思佳客詞云。釵燕攏雲睡起時。隔牆折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妝如畫。細雨三更花欲飛。情輕愛別舊相知。斷腸青冢幾斜暉。亂紅一任風吹起。結習空時不點衣。案此詞未載詞譜。後半闋當以三字二句換頭。乃作七字一句。或宋人有此別體。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放翁拾以爲句云。澆書滿挹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牀。

陸放翁有心太平菴詩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胸中故淸然。忿欲定誰使。又云。少年妄起功名念。豈信身閒心太平。樂天有云。閒傾三數酌。醉吟十餘聲。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蓋出黃庭經云。觀志流神寄奇靈。閒暇無事。修太平。又外景經云。觀志遊神三奇靈。行閒無事心太平。又樂天云。此身不欲全強健。強健多生人我心。又云。自學坐禪休服藥。從他日復病沈沈。于良史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此存楚以爲外懼之意。

放翁在朝日。嘗與館閣諸人會飲于張功父南湖園。酒酣。主人出小姬新桃者。歌自製曲以侑尊。以手中團扇求詩于翁。翁書一絕云。寒食清明數日中。西園春事又忽忽。梅花自避新桃李。不爲高樓一笛風。蓋

戲寓小姬名于句中。以爲一笑。當路有恚之者。遽指以爲所譏。竟以此去。

放翁有南酒應憐未歸客。及更就高僧學白羹。蓋嘉州用南中法釀酒。及僧用糝加菜。不施鹽酪。故名白羹。

放翁詩云。故人自作宣明面。老子曾聞正始音。宋劉瑀與顏竣書云。朱修之五代叛者。一朝居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向人。謝鯤重衞玠。言論彌日。王敦謂鯤曰。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正始乃魏齊王芳年號。宣明、謝晦字也。

俗以油餳綴糝作餌。名之曰蓼花。取其形似也。放翁詩云。新蝶餳枝綴紅糝。餳枝二字甚新。

放翁詩多用新語。如厚味無人設佞湯。微芬時自注廉香。自注。以松子胡桃蜜作湯。謂之佞湯。以炭末乳香蜜作濕香。謂之廉香。

放翁詠長安富庶。有云。紅桑琵琶金鏤花。百六十絃彈法曲。蓋四十面琵琶也。

涪翁詩云。一錢不直程衞尉。萬事稱好司馬公。白髮永無懷橘日。三年惆悵荔枝紅。張巨山詩云。故園墳樹想青葱。寒食風光淚眼中。自痛不如傖父子。紙錢猶掛樹頭風。予以永感之人。久離墳墓。每讀爲之潸然。

涪翁云。百葉緗梅觸撥人。又云。推牀破面振觸人。樂天榴花詩。撑撥詩人興。陸天隨蠹化曰。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朝野僉載楊廷玉回波詞。阿姑婆見作天子。旁人不得振觸。

山谷詠鷓鴣詩云。終日憂兄行不得。鷓鴣應是鼻亭公。象嘗封于鼻亭。柳子厚有鼻亭神記。或謂山谷在永所作。永州道接鼻亭。故云非也。

半山云。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尤奇。余亦謂董府君及貞曜二銘尤妙。董云。物以久敝。或以轢毀。攷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貞曜云。於戲貞曜。維出不訾。維持不猗。維卒不施。以昌于詩。坡翁嘗舉此問王定國云。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王來詩不契所問。乃作詩答之曰。昌身如飽腹。飽盡還復饑。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刼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案韓愈集董府君銘原本董訛蕭物訛或今據本集改正。）

半山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李泰伯詩云。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有六人。在管仲時。桓公之心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奈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張文定遊華清宮云。當初不是不窮奢。民樂昇平不怨嗟。姚、宋未亡妃子在。胡塵那得到中華。亦此意也。

王荆公書堂詩。烏石岡頭上塚歸。柘岡西畔下書帷。辛夷花發白如雪。萬國春風慶歷時。皆有可觀者。（案此句皆字無著。疑此詩前尚有一詩。傳寫佚脫。）

姜堯章雪中訪范至能于石湖詩云。雪矸如玉城。偏師敢輕犯。黃蘆陣野鶩。我自將十萬。三戰渠未降。北面石湖范。先生霸越手。定自一笑粲。至能酬之云。鵝鶩聲喧雪。臆豪直前不憚夜行勞。更能囊鞬尊裴度。

千古人知李愬高前輩稱獎後進。不以名位自高。交相尊讓。亦可見一時士大夫風俗之美也。

昔鮑永過更始之墓。欲下車致禮。從事止之以爲不可。曰。吾嘗北面事之。安可乘車而過。吾寧獲罪于司隸。遂下車慟哭而去。光武聞之曰。可謂忠臣矣。王仁裕過關中望春明門。乃蜀後主被誅之地。乃作詩哭之曰。九天冥漠信沈沈。重過春明淚滿襟。齊女叫時魂已斷。杜鵑啼處血尤深。霸圖傾覆人全去。寒骨飄零草亂侵。何事不如陳叔寶。朱門流水自相臨。徐鉉歸朝後。乞爲故主李煜作墓碑。朝廷從之。（案翟耆年籀史太平興國中。詔侍臣撰李煜神道碑。有人中傷徐鉉。奏曰。吳王事莫若徐鉉爲詳。遂詔鉉撰。鉉乞存故主之義云云。非鉉乞撰此所記。殊誤。謹附訂于此。）其辭有云。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事。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西鄰起釁。南箕搆禍。殺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隣婦之辭。又曰。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假士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又作詩挽之云。欻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士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廢。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寢寞已消魂。

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宿娘織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組帶纓絡。蓮中作五色瑞雲。令宿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曲有凌雲之態。唐鶴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是人皆效之。以弓纖爲妙。蓋亦有所自也。又有金蓮步詩云。金陵佳麗不虛傳。浦浦荷花水上仙。未會與民同樂意。卻于宮裏看金蓮。

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于宮中。有兵于袍中得詩云。沙場征戰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

蓄意多添線。合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呈帥。帥進呈玄宗。徧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有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謂曰。吾與汝結今生緣。邊人感泣。又僖宗時。自內中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有馬眞者。于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眞就市貨。爲人所告。主將奏聞。僖宗令赴闕。以宮人妻之。其後僖宗幸蜀。眞晝夜不解衣捍禦。此事凡有兩出處。未知孰是。

姚鏞、字希聲。號雪篷。紹定間。以忤陳子華謫之衡陽。嘗有一聯云。癡雲蔽嶽行人遠。淫雨摧花白髮生。戴復古由閩度嶺訪之。有云。一官不幸有奇禍。萬事但求無愧心。姚謝之云。萬里尋遷客。三年見此人。蕭大山亦寄詩云。得謗何須囊薏苡。工騷且自製芙蓉。剡僧淵萬壑云。故里田園拋弟妹。異鄉燈火對妻兒。十年漂泊孤篷雪。誰補梅花入楚辭。至端平丁酉。甫得自便。有詩云。天恩下釋湘纍客。心事悠悠月一船。種藥已收思病日。著書不就負殘年。雜花怪石分人去。老竹荒亭入畫傳。歸夢鑑湖三百里。白鷗相候亦欣然。故剡僧皓鏡山以詩迎之云。楚鴈傳歸信。吳鷗候過船。

三衢常山旅邸壁間有詩云。茶蘼香夢怯春寒。永晝垂簾燕子閒。敲斷玉釵銀燭冷。計程應已過恆山。又南國傷讒緣薏苡。西園議價指葡萄。惟餘白髮存公道。近日豪家染髯毛。又有約未歸蠶結局。小軒空度牡丹春。夜來揀盡鴛鴦錦。留織征衫寄遠人。

衢人徐子勉假館浙西。主人調官都城。與之偕。主人買妾以歸。舟中置酒奏伎。歌闌酒罷。深夜就寢。徐夢

一士云。君輩方盡歡。而鬼趣有苦饑者。獨不能以餘瀝見及乎。因哦詩一章。徐驚寤忘之。已而復夢如初。乃盡憶其語云。鬼嘯猩吟沸簧笛。碎板玉盤珠亂擲。二八佳人舞倦時。蝶困東風斂雙翼。

張樞斗南其出處已略載詞話。踐敭朱華。爲宣詞令。閤門簿書。詳知朝儀典故。其姑縉雲夫人承恩穆陵。因得出入九禁備見一時宮中燕幸之事。嘗賦宮詞七十首。盡載當時盛際。非其他想像而爲者。今摭其十于此。堯殿融春大宴開。山呼纔了樂聲催。侍臣宣勸君恩重。宰相親王對舉盃。觀堂鐘響待催班。步入朱廊十二間。宣坐賜茶開講席。花磚咫尺對天顏。月籠梅影夜深時。白玉排簫索獨吹。傳得宮家暗宣賜。黃金約臂翠花枝。翠枝斜插滴金花。特髻低蟠貼水荷。應奉人多宣喚少。海棠花下看飛梭。笙歌散後歸深院。花柳陰中過曲廊。靜掩金鋪三十六。黃昏處處薝蔔香。燦錦堂西過夕陽。水風吹起茇荷香。內監擢掃池邊地。準備官家納晚涼。晚涼開燕近中秋。香染金風倚桂樓。花月新篇初唱徹。內人傳旨索歌頭。原註穆陵製花月篇銀簧乍艷參差竹。玉軸新調尺合絃。奏罷六么花十八。水晶簾底賜金錢。迴廊隔樹簾簾捲。曲水穿橋路路通。禁漏斜花外日。御香薰暖柳邊風。紫閣深嚴邃殿西。書林飛白揭宸奎。黃封繳進昇平奏。直筆夫人看內批。

黃文雷、字希聲。永嘉人。希聲有看雲詩。不行于世。其賦昭君行。特爲一時名公所稱道。其辭云。君不見未央殿前羅九賓。漢皇南面呼韓臣。無人作歌繼大雅。至今遺恨悲昭君。丙殿春閒鬬馮、傅。掖庭新花隔煙霧。票姚枉奪燕支山。玉顏竟上氈車去。人生流落那得知。不應畫史嫌蛾眉。癡心又共琵琶語。歸夢豈隨

鴻鴈飛。穹廬隨分薄梳洗。世間禍福還相倚。上流厭人知奈何。後來燕啄皇孫死。野狐落中高臺傾。宮人斜邊曲池平。千秋萬歲只如此。誰似青塚年年青。按竟寧元年。呼韓邪既壻漢氏。其年五月。宮車晏駕。故云。

康與之伯可詩云。越王山下千樹梅。逐客年年走馬來。寒玉滿枝風色裏。不受暖霧輕烟催。故人千里復萬里。折香欲寄生徘徊。孤吟獨醉常夜半。山月野風騎馬回。余家有與之手書古詩一卷。自號八本。辭語亦騷雅。往往反爲樂府所掩也。劉克莊潛夫嘗賦梅花百詠。其間有云。春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當國者以爲譏己。遂以煩言去國。其後又作訪梅詩云。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柳。卻被梅花累十年。原註。鄴侯咏柳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必憔悴。楊國忠以爲譏己。明皇曰。咏李者。當爲譏朕乎。又嘗通朝行啓云。實則咏桃。乃曰含饑于燕麥。偶然題檜。遂云寓意于蟄龍。東坡梅詩云。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艾納、梅枝上苔也。梅至花過則苔極香。取少許細嚼之。苦而後甘。如食橄欖。坡意蓋在此也。吳興張沄聲父有苦梅詩云。老龍全身著艾納。不耐久蟄潛拏空。爪頭撥動陽春信。香在霜痕雪點中。然苦亦多不同。陽羨石庭者如松花。越中項里者如綠髮。余嘗有句云。山林綠髮秦宮女。風雨青萍禹廟梁。或以爲可。林靖之共甫、吳興前輩。能詩不凡。賦梅云。與月淡交連影瘦。于春無競著花疎。細雨斂塵棲蕚潤。輕雲度谷壓香低。慶元丙辰冬。姜堯章與俞商卿、銛朴翁、案。癸辛雜識葛天民字無懷。後爲僧。名義銛。號朴翁。此云銛朴翁。疑當時取其僧名下一字稱之。張平甫自封禺同載詣梁谿。道吳淞。既歸。各得詩詞若干解。鈔爲一卷。命之曰載雪錄。其自敍云。予自武康與商卿、朴翁同

載至南谿。道出苕霅、吳淞。天寒野迥。仰見鴈鶩飛下玉鑑中。詩興橫發。嘲哳吟諷。造次出語便工。而朴翁尤敏不可敵。未浹日得七十餘解。復有伽語小詞。隨事一笑。大要三人鼎立。朴翁似曹孟德。據詩社出奇無窮。商卿似江東。多奇秀英妙之士。獨予椎魯不武。雖自謂漢家子孫。然不敢與二豪抗也。且云。此編向見之雪林李和父。後歸之僧頤蒙。乃朴翁手書也。古律絕句贊頌偶聯句詞曲紀夢凡一百五十三。多集中所無者。蕭介父題云。亂雲連野水連空。只有沙鷗共歎公。想得句成天亦喜。雪花迎櫂入吳中。孫季蕃云。詩字崢嶸照眼開。人隨塵刼挽難回。清苕載雪流寒碧。老我扁舟獨自來。

余家向有小廨。在杭之曲阜橋。每夕五鼓間早朝傳呼之聲。雖大雨風雪中亦然。于是慨歎虛名之役人也。如此。既而于壁間得一絕云。霜拂金鞍玉墜腰。鄰雞催喚紫宸朝。爭如林下飽清夢。殘月半牕松影搖。頗得予心之同。因以類得數篇。併書于此。樂天寄陳山人云。待滿五門外。候對三殿裏。髭鬚凍生冰。衣裳冷如水。忽思仙遊客。暗謝陳居士。暖覆褐衣眠。日高應未起。又詩云。重裘暖帽寬氈履。小閣低窗深地爐。身穩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無。軟綾腰褥薄綿被。涼冷秋天穩暖身。一覺曉眠殊有味。無因說與早朝人。又云。雞鳴一覺睡。不博早朝人。諺云。骨邊肉。五更睡。雖不多。最有味。正此意也。坡翁寄傲軒詩云。牀頭車馬道。殘月掛疎木。朝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范至能冬至晚起云。新衣兒女鬧燈前。夢裏莊周正栩然。騎馬十年聽曉鼓。人生元有日高眠。近世翁定遠新其說云。遲明騎馬謁朱門。安得梅花入夢魂。慚愧高人眠正熟。一生知不受人恩。周端臣題東庵云。一庵自隱古城邊。不是山林不市廛。落月滿牕霜滿屋。

臥聽宰相去朝天。

嚴中和、號月澗。近世詩人。閒多佳句。既無行卷。因摘一二于此云。山中道人不裹巾。一片石牀生綠鱗。昨夜瓦瓶冰凍破。梅花無水自精神。又梅天雨氣入簾櫳。衣潤頻添柏火烘。四月江南無矮樹。人家都在綠陰中。又一聲杜宇三更後。向曉綠陰連碧苔。卻恨樓高春數尺。柳綿飛不上牕來。又樹影踏不碎。花香嗅卻無。寺老柳遮塔。雨多春礙船。澗水活不凍。山楓老自靈。畫扇題詩鸞背濕。銅彝煎腦鴨心香。皆佳句也。馮去辯可訥之遊京口也。岳肅之持饟節在焉。相得甚懽。岳號倦翁。嘗自敍云。司馬長卿故倦遊。注謂厭宦遊也。是時長卿方以士客臨邛令所。固未嘗宦焉。知倦耶。如予所謂倦者。乃眞知之。嘗賦二詩。有云。片雲出岫猶知倦。流水吟湘肯伴牢。又云。尙有奏篇煩狗監。肯辭馳傳爲駹臣。可訥次韻云。饟事十年當結局。襟期千古與同牢。又云。琴心自誤誰料理。犢鼻雖貧未主臣。肅之爲之擊節不已。題其末云。此小馮君讀珂之文也。

趙良淳、字景程。號常軒。饒之餘干人。忠定丞相之曾孫。咸淳甲戌。長江失守。凡內郡悉除授宗姓。公守霅。明年。城失守。公以片紙書付其子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國臣。行年五十有三。守土而死節。尙復奚憾。諸子幸而生者。勉旃忠孝。書訖。付其子友伯。遂閉閤投繯而死。時乙亥除夕也。陳體仁尙書作詩三章哀之曰。日慘天無色。城危歲迫除。孤忠元自許。一死不知餘。束衽全遺體。呼兒受訣書。登陴才信宿。腸斷正愁予。忠定扶神鼎。安邦不顧身。曾孫能致命。屬籍豈無人。歸骨番江上。招魂霅水濱。死生均此念。老病泣遺

民。慷慨君醻國。奔逃我喪家。陸沈同一壑。淵涉渺無涯。祈死惟嫌晚。餘生只自嗟。蒿萊連雉堞。落日噪棲鴉。

陳謂越人嘗遊廬山。于窮谷中遇一人。髮而跣。坐大盤石。微作吟哦聲。陳異而問焉。髮瞠目不答。驚逝去。陳益異之。至明因寺。爲僧道所見。僧曰。此與國趙知軍也。爲郡有異政。民德之。兵火後。棄家入山寺中。日以少米給之。指穹林絕巘間曰。此其所居也。陳策杖披荊訪之。髮知有人至。已逸去矣。獨葦屋一間。不蔽風雨。土木瓦器地爐竹几而已。間有破石硯短紙數十幅。取視之。則詩也。或一聯二聯。無成章者。陳僅記其數語云。戰血肥春草。妖魂附野狐。又風吹沙草落日黃。鴉啄髑髏飛不起。蓋有道者云。

趙南仲丞相入汴日。嘗經宿境。見奇石不忍舍。其後治圃溧水第。因語曩事。時趙邦永在傍。退卽負之而來。儼然昔所見也。蓋當時意公所喜。卽令人舁置轉江而歸焉。公猶憶其左跗闕如。視之果然。適一匠睨而謳嘆曰。異哉。當年所失。某適得之。取而脗合。渾然天成。公異其事而銘之云。昔我于役。在宿之野。煙磊塵砢。應接不暇。維州所宅。挺立翹楚。既賞而稱。欲去而佇。今我來居。于溧之北。孰爲而至。不謀而得。河、浙相望。邈風馬牛。一念所到。造化與醻。工胡運斤。夷于左股。迫而視之。闕如其故。人力攸及。理無復全。疇昔啓之。匠亦有言。執藝函山。留余可績。匪尺而量。匪管而測。乃命之前。乃挈之聯。如磁引鐵。如鸞膠弦。於戲。棄而取之。石無所欣戚也。斷而續之。石無所損益也。物各付物。天契其天。我銘此石。莫非自然。此馮可遷之文也。余嘗誌其事于埜語。而闕此文。今詳書之。

宋廖瑩中羣玉以賈相入幕之賓。例行推賞外。別賜上金百兩。廖以之鑄盤匜爲飲器。楊平舟棟爲作古篆銘于器云。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國有大功。一相禹胙。曰余瑩中。與隨旆旃。余寔手扶。余後手牽。曰公何之。敵脅是穿。奇勝草坪。受降馬前。公一何勇。敵一何恐。余汔濟黃。公飯余共挽漢倒江。盡洗羶湩。既清夷矣。公歸余從。內金惟精。上賞惟重。文昌孫子。是寶是用。誰其銘之。史臣楊棟。

開禧中。有苗氏女。本宦族也。失身爲妾于某朝士。臨行。作詩別其母云。桃花飛盡馬塍春。此日辭家淚滿巾。豈是比鄰無嫁處。千山萬水逐行人。朝士者知之。遂厚給資以嫁焉。

葛嶺故相賈似道園池。留題者甚衆。獨吳人湯益字損之一詩膾炙人口。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牆荆棘刺簷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與寧存玉碎邪。廢館畫飛無主燕。荒池春吠在官蛙。木綿庵下猶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

張良臣、字武子。近世詩人。有雪牕集。有子時。嘗從張公父至象臺。其女兄卽徐元杰仁伯之母也。亦能詩。嘗有絕句云。羅幕金泥窣地垂。夜香燒盡二更時。不知簾外溶溶月。上到梅花第幾枝。正自不凡。呂紫微明妃曲。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其意固佳。然不脫王半山人生失意無南北之窠臼也。

林曾、字伯元。號梅嶼。永嘉人。詩極佳。如汴河云。一千八百隋家路。兩岸青青入帝都。可惜翠華南渡後。舊時楊柳一株無。

俞桂英、號野雲。苦吟一生。異時賈師憲嘗稱其一點梅香到。三分酒力消。母念子行遠。兒云爺未歸。白雲一樹鶴孤宿。明月滿樓鐘鼓聲。百無一事身爲客。十有九分心在家之句。然野雲自有人影詩爲人所稱云。身外復添汝。無言隨去留。自從生便有。直到死方休。步月常相逐。臨溪元不流。靜中明道眼。總是一虛浮。

道士褚伯秀淸苦自守。嘗集註莊、老、列三子。天師以學修撰命之。不就。作貧女吟二首謝之曰。夜績晨炊貧自由。強教塗抹只堪羞。閉門靜看花開落。過卻春風不識愁。寂寞篷牕鎖冷雲。地爐紉補自陽春。千金莫誤朱門聘。不是穿珠插翠人。

候館牆壁所書。多有可紀者。予嘗錄數處矣。今復得泡貴陽池驛壁間語云。昨者雨。今日晴。前月小。後月大。君欲問百年。百年如此過。孰爲辱。孰爲榮。何者福。何者禍。山中多白雲。莫教腳一蹉。潭州四通館梁間有云。蝸角名蠅頭利。老天術何巧。以此役斯世。昨日一替死。今日一替生。暗裏換人人不悟。門前每日見人行。是皆警世之辭也。

賈師憲越第望海樓成。越帥季鏞賦詩爲賀。陳宜中時爲推官。次韻云。名與山高千古重。恩如海闊一身輕。門下少年初幕府。夢隨諸吏上崢嶸。又云。功歸再造金甌好。歲已三登玉燭調。昨日倚筇平地看。一如石壁望松寥。蓋用太白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蓋山名也。一時人稱其善于押韻。自此登師憲之門云。

鄧林、號謙谷。臨川人。嘗客孟氏塾。戲降紫姑。得詩云。隔溪雲薄雨飄蕭。欲采荷花不見橋。釵卜無憑芳信

杳。酸風空度鳳臺簫。時有三鄧林。其一括人。其一臨江人。嘗入館。

廣德村寺壁間有四明王曁文昌題云。奔馳塵土何時了。自歎一官如蟻小。半夜寬宿僧家園。夢裏聞鴉霜月曉。曁時爲邑尉。後尉天台張汝鍇俞仲次韻云。世事反觀俱了了。鶚鵬何大亦何小。木人起舞中郎拍。問著木人應不曉。二詩皆可錄。

德壽宮于吳中得一蟠松。虬枝夭矯。清蔭數畝。思陵嘗御製贊云。天錫瑞木。得自嶽岑。枝蟠數萬。幹不倍尋。怒騰龍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腴壤。邇以碧潯。越千萬年。以慰我心。周益公翰苑作端午帖子云。聞道天公近効奇。澗松特長萬年枝。蜿蜒正作祥龍舞。移得清陰覆玉墀。正謂此也。

田錫表聖、太宗朝爲翰苑。有咸平集。中多佳語。如磬韻似煙和燭。鳧松聲如雨入牕。流行色迎秋清似畫。別情因景化爲詩。秋色數行江上鴈。殘陽一簇渡頭人。詠挑燈杖云。自知不是明時用。爛額焦頭力漫多。賦楊花云。乍如亂峯之下。落泉飛練。噴嵐灑煙。沫花相濺。政自不凡也。

周漢國公主下降撒帳詩云。靜夜無雲惟自照。鳳凰飛入合歡宮。蓋用王昌齡青鸞飛入合歡宮。紫鳳銜花出禁中之句。然西都賦云。後宮則有增城、合歡、殿名也。

丁大全丞相謫嶺外。至藤州溺死。三山林桂龍以詩嘲之曰。一梅中流欠把持。偏輕偏重失便宜。孤舟不是無人渡。身作風波問阿誰。移溪實壑誤明君。驚動沿江十萬軍。幸是不沈湘水死。有何面目見靈均。稚子如何濟急流。一篙才錯便難收。當初把作尋常看。豈料中流解覆舟。

韓子蒼挽中山韓帥云。金絮盟猶在。灰釘事已新。案中山原本誤作中小。今據韓駒陵陽集校正。後村以爲語妙而意婉。蓋宣、靖之禍。自滅遼取燕始。上句指韓。下句指童、蔡也。又梁徐勉以時人聞喪事相尚以速。勉上疏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又陳徐陵遺楊遵彥書云。若鄙諺爲繆。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鉞。不特出前書也。

近歲浙右洊水。田野流離。可念。震澤小寺壁間一詩云。民力久已竭。天乎不見憐。三年兩遭水。十室九無煙。田沒官徵賦。家貧子賣錢。秋風江上路。忽見渡江船。眞不減聶夷中也。

天台趙與㝢英可嘗夢賦落梅詩。僅記一聯云。溪月涵虛影。山雲護斷香。莫知何祥。後爲豐儲倉監。獲四剡。後吳益尹京。辟之爲屬。遂與合尖脫選。蓋吳尹自號雲山。于是護香之句遂驗。

李仁甫十八歲爲眉州解魁。時第二人史堯弼字唐英。方十四歲。人疑其文未工也。赴鹿鳴燕。猶著粉紅袴。太守命坐客分韻賦詩。唐英得建字。卽席援筆立成。有云。四歲尙少房玄齡。七步未饒曹子建。後爲張魏公客。不幸早世。

鄭安挽丞相曾詠云。如蠶吐緯日縈纏。出沒無蹤屋漏邊。懷毒滿身如蝎犬。漫張羅網欲漫天。蓋爲諸璫發也。蘇拯詩云。映日張網羅。遮天亦何別。倘居要地間。害物可堪說。風人詠物。大率相類。

東萊呂舍人贈林少穎、李迂仲詩云。嘗聞安身要。其本在無競。自註云。王輔嗣易解云。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福則辱來。此格言也。

小小園林矮矮屋。一日房錢一貫足。官至正郎子讀書。一妻一妾常和睦。此詩張卿所作。張仕至棘卿。與

史彌遠不合。遂不復出矣。

蔡元長嘗闢便坐曰南軒。有獻詩者曰。此軒端的向南開。上下東西總不該。更有一般堪愛處。北風偏向後門來。人號爲貼題詩。

宣和間。教坊大使袁祹應制詩云。金瓶芍藥三千朶。玉軸琵琶四百弦。可謂盛矣。

呂之鵬、密縣人。申公之裔也。大金宣宗頻年南伐。因作詩撼主兵者云。縫掖無由掛鐵衣。劍花生澀馬空肥。燈前草就平南策。一夜江神涕泣歸。其自負如此。

縉雲有掘地得碑石。篆書公子行云。少年公子出皇都。勒馬途中倒玉壺。卻問路傍耕稼者。夜來風雨損花無。並無歲月姓氏。

黃伯樞榮仲讀馬援傳詩云。後車薏苡落讒人。珠貝文犀竟失眞。馬革裹尸猶不恨。何須勝瘴與輕身。

近世趙汝淳讀夷堅志詩云。于古丘明法度書。豕啼虵鬬末爲誣。後來更有無窮事。付與蘭臺鬼董狐。用干寶事甚佳。

曾繹仲成詩云。已無醜扇几邊亂。空見春鈕天際飛。爾雅。醜扇、蠅也。釋云。醜類也。青蠅之類。好搖翅自扇。案。爾雅。蠭醜、螸。螽醜、奮。強醜、捋。蠭醜、螫。蠅醜、扇。俱以醜字爲句。今曾詩未明句讀。又顚倒本文。均誤。

韓平原用事時。華岳子西爲武學生。嘗獻詩云。漢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難庇祿山軀。韓怒。羈管建寧。有詩號翠微集。大抵皆麤惡語。

詩家謂誠齋多失之好奇。傷正氣。若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牕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極有思致。誠齋亦自語人曰。工夫只在一捉字上。

魏華父墨梅詩。素王本自難淄涅。墨者胡爲亂等差。玄裏只知楊子白。皜中謾見聖人汙。鶴山又有東西日月自來往。遑鄉人間有喘牛之句。亦佳。

姚翻詩云。臨妝欲含涕。羞畏家人知。還將粉中絮。擁淚不教垂。卽今粉撲也。案玉臺新詠載此詩。還將作遠特。不教作不聽。與此有異。太平吟云。紛紛紅紫已成塵。布穀聲中夏令新。夾路桑麻行不盡。始知身是太平人。此可謂善狀太平氣象。勝于誠齋太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之句。

盱人王勝之詩云。蛙鼓鳴時月滿川。斷螢飛處草迷煙。敲門欲向田家宿。猶有青燈人未眠。殊有思致。

有爲竹枕作銘云。珊瑚枝。琥珀盤。流蘇帳暖驂飛鸞。莫忘此君同歲寒。亦佳語也。

后山仰看一鳥過。虛負百年身。極有深意。案陳師道次韻秦少游春江秋野暝詩。作倏看雙鳥下。已負百年身。在淵注本亦同。此所引疑有誤。

周茂振樞密詩云。醉倒不辭花面笑。詩成親傍竹身題。竹身二字甚新。

端平甲午入洛之役。二趙喪師。時劉子澄實主帷幄之籌。遂坐貶封川。意不復用。趙仲之死。子澄以詩哭之云。功名翻覆等南柯。雲掩新阡長薜蘿。千載只憑公論去。百年無奈世情何。高光時節經營易。晉、宋人才隱逸多。入汴老賓猶坐謫。餘生只合理煙蓑。

吳白、字少白。豪逸負氣。詩文立成。嗜酒窮空。晚爲僧于廣化寺。時籍中有楊韻者。能小詩。善墨竹。一日。諸

公會飯。少白持白紈扇。楊爲作小枝于上。少白卽題一絕云。風枝露葉有餘清。轉盼還從玉筍生。願得此君長在眼。子猷雖老未忘情。

賈師憲甲戌歲寒食日絕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箇悲。明年師潰身殞。遂成惡讖。

紹興己巳。南郊禮成。思陵御製詩以賜云。淸壇祇謁禮郊丘。輔相賢勞共款留。初訝密雲低覆冒。遽看霽景上飛浮。氣回俎豆羣工泰。喜入貔貅萬馬秋。赫赫天心允昭格。協謀同德賴嘉猷。案以下十九條有詩無話係原本脫落今附卷後。

山寺詩。村南村北雨催耕。布穀聲聲不住聽。水入野田分井字。山藏小寺只單丁。傍花飛去禽身白。帶土移栽樹腦青。絕頂虬松高百尺。已經千歲長蒐苓。案原本下有久知老去安庚甲堪笑官忙縛卯申二句與此詩語意不倫今據文義刪去。

哀扇工歌。某州竹扇名字著。織扇供官困追捕。使君開府未浹旬。欲戴綸巾揮白羽。新模巧製旋翦裁。百中無一中程度。犀革鐫柄出蟲魚。爵煤熏紙生煙霧。戢山老姥羞翰墨。漢宮佳人掩紈素。衙內白取知何名。帳下雄拏不知數。供輸不辨箠楚頻。一朝赴水將誰訴。使君崇重耳不聞。嗚呼何以慰黎庶。聞道園家賣菜翁。又說將頭打漁戶。號令亟下須所無。官不與錢期限遽。歸來痛哭辭妻兒。宿昔投繯掛枯樹。一雙婉婉良家子。吏兵奪取名爲顧。弟兄號叫鄰里驚。兩家吞聲喪其嫗。死者已矣可奈何。寃魂成羣相號呼。殺人縱慾勢位尊。貪殘無道天所怒。邦人蓄憤不敢言。君其拊馬章臺路。案周煇清波別志載此詩作無名氏哀扇工歌首句某州作黃

州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沈作詰以悲扇工詩作魏良臣疑即作詰之詩煇密均偶未攷寓山集也

次張斗南韻云路穿厓曲幾回環天地爲鑪不掩關守分固于貧亦樂任緣或以倦知還門前認取朝宗水屋上元非捷徑山若欲結茅相共住雲根可著兩三間案此詩原本失載姓名

葉正則題孫季蕃詩云子美太白常住世佳人栩栩夢魂通瀉落天河澆汝舌移來不周盪爾胸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峯直孰南孰雅喚莫前虛簫浪管生寒煙

劉潛夫使廣日經過惠州六如亭有詩云吳兒解記眞娘墓杭俗猶存蘇小墳誰與惠州耆舊記可無坏土覆朝雲于是郡守與之修墓立碑又題云昔人喜說墜樓姬前輩尤高斷臂妃肯伴主翁來過嶺不妨扶起六如碑

天竺道間詩云西山多雨長灘聲更愛春禽百樣鳴石罅暖煙飛不起日高鞭影未分明

七夕詩銀河如練月如鉤照見千家乞巧樓野老平生事事拙蒲團又過一年秋銀河清淺界煙霄欲渡何須烏鵲橋今我去家千里遠卻憐牛女會今宵案此詩原本失載姓名

史達祖清明詩一百六朝花雨過柳梢猶爾病春寒晉宮今日炊煙斷併著新晴看牡丹宮燭分煙眩曉霞驚心知又度年華偷羹杏粥誰能辨自採庭前薺菜花

鄭如幾維心亦譬人與葉少蘊唱和有看朱成碧醉中眼施粉太白尊前人之句案此條前當別論譬人故此云亦譬人傳寫佚脫

林曾溪上謠云。溪翁兒女枕溪住。時把釣竿倚芳樹。沈吟獨坐忽傷心。釣得魚來放將去。

近北客有題襄漢詩云。襄漢雲屯十萬兵。習池酩酊不曾醒。紛紛誤晉皆渠輩。不特王家一寧馨。

范至能嘲蚊語云。沈酣尻益高。飽暖腹漸急。晶晶紫蟹眼。滴滴紅飯粒。

李龔賦青城山陷詩云。蜀道天收碧落鍾。六丁移路鑿鑾叢。飛山夜挾風雷沒。愁殺江南鬼五通。

林曾泗州詩。魚頭紅結鰓。土面白生硝。

王予可賦淩霄詩云。啼鳥倒銜金羽舞。驚蛇斜傍玉簾飛。

題靈隱寺詩云。遊山無處浣塵埃。出郭尋幽入翠苔。衆水盡從雙澗去。一峯元自五天來。行春人散題名在。坐夏僧閒聽講回。清磬一聲猿鳥寂。石楠花落滿經臺。

放翁理詩云。萬物元須一理通。長生極治本同功。廣成千歲無他術。祇在唐虞二典中。

涪翁愛竹詩云。野次小崢嶸。幽篁相衣綠。牧童三尺箠。御此老觳觫。竹吾甚愛之。無使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鬬殘我竹。

□桃紅淨山雨乾。褐翅鬼蛾粘石闌。厓根薜荔絡陰土。春草自綠麒麟寒。時思堂前滿牀笏。牛眠岡頭空白骨。急呼斗酒澆淚痕。頭上飛光出還沒。案此詩失載姓名。併佚原題。

浩然齋雅談卷下

樂天有感石上舊字詩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蓋其妾桃葉也。自昔未有以家妓字鐫石者。劉過改之嘗遊富沙。與友人吳仲平飲于吳所歡吳盼兒家。嘗賦詞贈之。所謂雲一窩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翠雙黛蛾。盼遂屬意改之。吳憤甚。挾刃刺之。誤傷其妓。遂悉繫有司。時吳居父爲帥。改之以啓上之云。韓擒虎在門。顧麗華而難戀。陶朱公有意。與西子以偕來。居父遂釋之。然自是不復合矣。改之有春風重到憑闌處。腸斷糙樓不忍登。蓋爲此耳。

楊韻除夕詞一枝春云。竹爆驚春。競喧闐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掩。翠鼎暖騰香霧。停杯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有歌字清圓。未誇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劉郎風度。屠蘇辦了。迤逦柳忺梅妬。宮壺未曉。早驕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又羅希聲孫化翁所書除夕一詞云。小童教寫桃符。道人還了常年例。神前竈下。祓除清淨。獻花酌水。禱告些兒。也都不是求名求利。但吟詩寫字。分數上面。略精進儘足矣。飲量添教不醉。好時節逢場作戲。驅儺爆竹。軟餳酥豆。通宵不睡。四海皆兄弟。阿鵲也同添一歲。願家家戶戶。和和順順。樂昇平世。此集中所無也。

總雲張樞、字斗南。又號寄閒。忠烈循王五世孫也。筆墨蕭爽。人物醞藉。善音律。嘗度依聲集百闋。音韻諧美。眞承平佳公子也。予已選六闋于絕妙詞。今別見于此。戀繡衾云。屏綃裊潤惹篆煙。小總閒人泥畫眠。

正雪暖茶縻架。奈愁春塵鎌鴈絃。楊花做了香雪夢。化池萍。猶汎翠鈿。自不怨東風老。怨東風輕信杜鵑。清平樂云。鳳樓人獨。飛盡羅心燭。夢繞屏山三十六。依約水西雲北。曉奩嬾試脂鉛。一渦鸞髻微偏。留得宿粧眉在。要教知道孤眠。又木蘭花慢云。案花慢二字原本脫今據詞譜增入歌塵凝燕壘。乂軟語在雕梁。記剪燭調絃。翻香校譜。學品伊、涼。屏山夢雲正暖。放東風捲雨入巫陽。金冷紅絛孔雀。翠閑綵結鴛鴦。銀缸燄冷小蘭房。夜悄怯更長。待采葉題詩。含情贈遠。烟水茫茫。春妍尚如舊否。料啼痕暗裹浥紅粧。須覓流鶯寄語。爲誰老卻劉郎。

謝了梅花恨不禁。小樓羞獨倚。暮雲平。夕陽微。放柳梢明。東風冷。眉岫翠寒生。無限遠山青。重重遮不斷。舊離情。傷春還上去年心。怎禁得。時節又燒燈。此周容子寬小重山子寬、四明人。

秋厓李萊老與其兄篔房競爽。號龜溪二隱。予已刊十二闋于絕妙選矣。今復別見倦尋芳云。繚牆粘蘚。糝徑飛梅。春緒無賴。繡壓垂簾。骨有許多寒在。寶幄香銷龍麝餅。鈿車塵冷鴛鴦帶。想西園被一程風雨。羣芳都礙。逗曉色鶯啼人起。倦倚銀屏。愁沁眉黛。待拚千金。卻恨好晴難買。翠苑歡游孤解珮。青門佳約。妨挑菜。柳初黃。罩池塘萬絲愁。藹。點絳唇云。綠染春波。袖羅金縷雙鸂鶒。小桃勻碧。香襯蟬雲濕。舞帶歌鈿。閒傍秋千立。情何極。燕鶯塵迹。芳草斜陽笛。西江月賦海棠云。綠凝曉雲苒苒。紅酣晴霧冥冥。銀簷懸燭錦官城。困倚牆頭半影。雨後偏饒豔。冶燕來同作清明。更深猶喚玉靴笙。不管西池露冷。案玉靴笙三字未詳其義。疑有誤。

簣房李彭老詞。筆妙一世。予已擇十二闋入絕妙詞矣。茲不重見。外可筆者甚多。今復摭數首于此。惜紅衣云。水西雲北。記前回同載。高陽伴侶。一色荷花香十里。偷把秋期頻數。脆筦排雲。輕橈噴雪。不信催詩雨。碧筩呼酒。秀牋題徧新句。誰念病損文園。歲華搖落。事與孤鴻去。露井邀涼吹短髮。夢入蘋洲菱浦。暗草飛螢。喬枝翻鵲。看月山中住。一聲清唱。醉鄉知有仙路。送客木蘭花慢云。折秦淮露柳。帶明月倚歸船。看佩玉紉蘭。囊詩貯錦。江滿吳天。吟邊喚回夢蝶。想故山薇長已多年。草得梅花賦了。櫂歌遠和離舷。風絃盡入吟篇。傷倦客對秋蓮。過舊經行處。漁鄉水驛。一路聞蟬。留連漫聽燕語。便江湖夜雨隔燈前。潮返潯陽暗水。鴈來好寄瑤牋。祝英臺近云。案祝字原本脫。今據詞譜增入。載輕寒低鳴櫓。十里杏花雨。露草迷煙。縈綠過前浦。青青陌上垂楊。綰絲搖珮。漸遮斷舊曾吟處。聽鶯語。吹笙人遠天長。誰翻水西譜。淺黛凝愁。遠岫帶眉嫵。畫闌閒倚多時。不成春醉。趁幾點白鷗歸去。清平樂云。合歡扇子。撲蝶花陰裏。半醉海棠扶半起。淡日秋千閒倚。寶箏彈向誰聽。一春能幾番晴。帳底柳綿吹滿。不教好夢分明。章臺月云。露輕風細。中庭夜色涼如水。荷香柳影成秋意。螢冷無光。涼入樹聲碎。玉簫金縷西樓醉。長吟短舞花陰地。素娥應笑人憔悴。漏歇簾空。低照半床睡。又青玉案云。楚峰十二陽臺路。算只有飛紅去。玉合香囊曾暗度。榴裙翻酒。杏簾吹粉。不識愁來處。燕忙鶯懶。青春暮。蕙帶空留斷腸句。草色天涯情幾許。荼蘼開盡。舊家池館。門掩風和雨。又張直夫嘗爲詞敍云。靡麗不失爲國風之正。閑雅不失爲騷雅之賦。摹擬玉臺。不失爲齊、梁之工。則情爲性用。未聞爲道之累。樓茂叔亦云。裙裾之樂。何待晚悟。筆墨勸淫。咎將誰執。或者假正大之說。而掩

其不能。其罪我必焉。雖然。與知我等耳。

三十年前。愛買劍買書買畫。凡幾度詩壇爭敵。酒兵爭霸。春色秋光如可買。錢慳也不曾論價。任蠶豪爭肯放頭低。諸公下。今老大。空嗟訝。思往事。還驚詫。是和非未說。此心先怕。萬事全將飛雪看。一閒且問蒼天借。樂餘齡泉石在膏肓。吾非詐。此西里趙希邁滿江紅也。

清源張涅所賦祝英臺近云。一番風連夜雨。收拾做春暮。豔冷香銷。鶯燕慘無語。曉來綠水橋邊。青門陌上。不忍見落紅無數。怎分付。獨倚紅藥欄邊。傷春甚情緒。若取留春欲去去何處。也知春亦多情。依依欲住。子規道不如歸去。

楊纘、字嗣翁。號守齋。又稱紫霞。本鄱陽洪氏。恭聖太后姪楊石之子。麟孫早夭。遂祝爲嗣。時數歲。往謝史衞王。王戲命對云。小官人當上小學。卽答云。大丞相已立大功。衞王大驚喜。以爲遠器。公廉介自將。一時貴戚。無不敬憚。氣習爲之一變。洞曉律呂。嘗自製琴曲二百操。又常云。琴一絃可以盡曲中諸調。當廣樂合奏。一字之誤。公必顧之。故國工樂師。無不嘆服。以爲近世知音。無出其右者。任至司農卿。浙東帥。以女選進淑妃。贈少師。所度曲多自製譜。後皆散失。今書一闋于此。被花惱云。疎疎宿雨釀寒輕。簾幃靜垂清曉。寶鴨微溫瑞煙少。簷聲不動。春禽對語。夢怯頻驚覺。欹珀枕。倚銀屏。半窻花影明東照。惆悵夜來風生。怕飛香濕瑤草。被衣便起。小徑曲廊。處處都行到。正蜂癡蝶駭戀芳妍。怎奈向平生被花惱。驀忽地省得而今雙鬢老。

徐愛山堪舉二闋亦佳。小重山云。鼓報黃昏禽影歇。單衣猶未試。覺寒怯。塵生錦瑟可曾閱。人去也。閒過好時節。對景復愁絕。東風吹不散。髻邊雪。些兒心事對誰說。眠不得。一枕杏花月。謁金門云。休只坐。也去看花則箇。明日滿庭紅欲墮。花還愁似我。索性癡眠一和。憑箇夢兒好做。杜宇不知春已過。枝頭聲越大。亦不知爲何人作也。

謁金門云。人病酒。生怕日高催繡。昨夜新翻花樣瘦。旋描雙蝶湊。慵凭繡床呵手。卻說新愁還又。門外東風吹綻柳。海棠花厮勾。踏莎行云。照眼菱花。剪情菰葉。夢雲吹散無蹤跡。聽郎言語識郎心。當時一點誰消得。柳暗花明。螢飛月黑。臨牕滴淚研殘墨。合懽帶上舊題詩。如今化作相思碧。此二詞並見趙聞禮約月集。然集中大半皆樓君亮、施仲山所作。安知非他人者。

翁元龍、字時可。號處靜。與吳君特爲親伯仲。作詞各有所長。世多知君特。而知時可者甚少。予嘗得一編。類多佳語。已刊于集矣。今復撫數小闋于此。江城子云。一年簫鼓又疎鐘。愛東風。恨東風。吹落燈花。移在杏梢紅。玉靨翠鈿無半點。空濕透繡羅弓。燕魂鶯夢漸惺鬆。月簾櫳影迷濛。催趂年華都在艷歌中。明日柳邊春意思。便不與夜來同。立春西江月云。畫閣換粘春帖。寶箏拋學銀鉤。東風輕滑玉釵流。織就燕紋鶯繡。隔帳燈花微笑。倚牕雲葉低收。雙鴛刺罷底尖頭。剔雪閒尋荳蔻。賦茉莉朝中措云。花情偏與夜相投。心事髻邊羞。薰醒半床涼夢。能消幾箇閒頭。風輪慢卷。冰壺低架。香霧颼颼。更著月華相惱。木犀淡了中秋。巧夕鵲橋仙云。天長地久。風流雲散。惟有離情無算。從分金鏡不曾圓。到此夜年年一半。輕羅暗網。

蛛絲得意。多似粧樓針線。曉看玉砌淡無痕。但吹落梧桐幾片。又如拗蓮牽藕線。藕斷絲難斷。彈水沒鴛鴦。教尋波底香。眞花間語也。

宋謝太后北覲。有王夫人題一詞于汴京夷山驛中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馨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客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問姮娥。于我肯從容。同圓缺。文宋瑞丞相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春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牕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手。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又代王夫人再用韻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朶。移根丹闕。王母歡闌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聲聲歇。綵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辭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鄧光薦和云。王母仙桃。親曾醉九重春色。誰信道鹿銜花去。浪翻鰲闕。眉鎖姮娥山宛轉。髻梳墜馬雲欹側。恨風沙吹透漢宮衣。餘香歇。霓裳散。庭花滅。昭陽燕。應難說。想春深銅雀。夢殘啼血。空有琵琶傳出塞。更無環佩鳴歸。月又爭知有客夜悲歌。壺敲缺。

御風來。翠鄉深處。連天雲錦平遠。臥遊已動蓬舟興。那在芙蓉城畔。巾嬾岸。任壓頂嵯峨。滿髻絲零亂。飛吟水殿。戴十丈青青。隨波弄粉。菰雨淚如霰。斜陽外。也有仙粧半面。無言應對花怨。西湖千頃腥塵暗。更

憶鑑湖一片。何日見。試折藕占絲。絲與腸俱斷。遐征漸倦。當穎尾湖頭。綠波彩筆。相伴老坡健。此劉闌養原遊天台、鴈蕩、東湖所賦買陂塘詞絕筆也。哀哉。

薛梯飈長短句。予嘗收數闋于絕妙詞。今復得其醉落魄云。單衣乍著。滯寒更傍東風作。珠簾壓定銀鉤索。雨弄初晴。輕旋玉塵落。花唇巧借粧梅約。嬌羞纔放三分萼。樽前不用多評泊。春淺春深。都向杏梢覺。

章牧之謙亨嘗爲浙東憲。風采爲一時所稱。然醞藉滑稽。嘗賦守歲小詞云。團欒小酌醺醺醉。斷捱著沒人肯睡。呼盧直到五更頭。便鋪了粧臺梳洗。庭前鼓吹喧人耳。驀忽地又添一歲。休嫌不足少年時。有幾多少老如我底。

金貞祐中。太原已受兵。人情洶洶。忽有書一詞于府治宣詔亭壁間云。并州霜早。禾黍離離成腐草。馬困人疲。惟有郊原雀鼠肥。分明有路。好逐衡陽征鴈去。鼓角聲中。全晉山河一半空。蓋鬼詞也。

淳祐間。丹陽太守重修多景樓。高宴落成。一時席上皆湖海名流。酒餘。主人命妓持紅牋徵諸客詞。秋田李演廣翁詞先成。衆人驚賞。爲之閣筆。其詞云。笛叫東風起。弄尊前楊花小扇。燕毛初紫。萬點淮峯孤角外。驚下斜陽似綺。又婉娩一番春意。歌舞相繆。愁自猛。捲長波一洗空人世。間熱我。醉時耳。綠蕪冷葉瓜洲市。最憐予洞簫聲盡。闌干獨倚。落落東南牆一角。誰讓山河萬里。問人在玉關歸未。老矣青山燈火客。撫佳期漫灑新亭淚。歌哽咽。事如水。

古詞有元夕望遠行。又還到元宵臺榭。記輕衫短帽。酒朋詩社。爛漫向羅綺叢中。馳騁風流俊雅。轉頭是

三十年話。量減才慳。自覺是歡情衰謝。但一點難忘。酒痕香帕。如今雪鬢霜髭。嬉遊不忺深夜。怕相逢風前月下。翁賓暘謂是孫季蕃詞。然集中無之。

翁孟寅賓暘嘗遊維揚。時賈師憲開帷閫。甚前席之。其歸。又置酒以餞。賓暘卽席賦摸魚兒云。捲西風方肥塞草。帶鈎何事東去。月明萬里關河夢。吳、楚幾番風雨。江上路。二十載頭顱凋落。今如許。涼生弄塵歎江左夷吾。隆中諸葛。談笑已塵土。寒汀外。還見來時鷗鷺。重來應是春暮。輕裘峴首陪登眺。馬上落花飛絮。拚醉舞。誰解道斷腸賀老江南句。沙津少駐。舉目送飛鴻。幅巾老子樓上正凝佇。師憲大喜。舉席間飲器凡數十萬。悉以贈之。

宣和中。李師師以能歌舞稱。時周邦彥爲太學生。每遊其家。一夕。値祐陵臨幸。倉卒隱去。既而賦小詞。所謂并刀如水。吳鹽勝雪者。蓋紀此夕事也。未幾。李被宣喚。遂歌于上前。問誰所爲。則以邦彥對。于是遂與解褐。自此通顯。既而朝廷賜酺。師師又歌大酺六醜二解。上顧教坊使袁祕問。祕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彥作也。問六醜之義。莫能對。急召邦彥問之。對曰。此犯六調皆聲之美者。然絕難歌。昔高陽氏有子六人。才而醜。故以比之。上喜。意將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將使播之樂府。命蔡元長微叩之。邦彥云。某老矣。頗悔少作。會起居郎張果與之不咸。廉知邦彥嘗于親王席上作小詞贈舞鬟云。歌席上。無賴是橫波。寶髻玲瓏欹玉燕。繡巾柔膩掩香羅。何況會婆娑。無箇事。因甚斂雙蛾。淺淡梳粧疑是畫。惺忪言語勝聞歌。好處是情多。爲蔡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師師後入中封瀛國夫人。朱希眞有詩云。解唱陽關

別調聲。前朝惟有李夫人。卽其人也。

何籀作宴清都。有天遠山遠水遠人遠之語。一時號爲何四遠。然前是宋景文出知壽春過維揚。賦浪淘沙近留別劉原父云。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覺韶光換。至如今始惜月滿花滿酒滿。扁舟欲解垂楊岸。尙同歡宴。日斜歌闋將分散。倚闌遙望天遠水遠人遠。籀蓋用此也。

王藻有別詞云。玉東西。歌宛轉。未做苦離調。著上征衫字字是愁抱。月寒髻影刀蕭。祀樓開纜。記柳暗乳鴉啼曉。短亭草。還是綠與春歸。羅屏夢空。好燕語難憑。憔悴未渠了。可能妬柳羞花。起來渾嬾。便瘦也教春知道。

嘗得題壁生查子云。愁盈鏡裏山。心疊琴中恨。露濕玉欄秋。香伴銀屏冷。雲歸月正圓。鴈到人無信。孤損鳳凰釵。立盡梧桐影。蓋魏子敬之詞也。

汪彥章舟行汴河。見傍岸畫舫有映簾而窺者。止見其額。賦詞云。小舟簾隙。家人半露梅粧額。綠雲低映花如刻。恰似秋霄。一半銀蟾白。蓋以月喻額也。辛幼安嘗有句云。聞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則以月喻足。無乃太媟乎。

周美成長短句。純用唐人詩句。如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此乃元白全句。賀方回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走不暇。則亦可謂能事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文錄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翁

六九〇〇上